

# 馬克思「異化勞動」論再分析

著者/陳美妃

政戰學校政治系81年般  
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  
現任海軍官校通識中心人文組中校講師

馬克思的「異化勞動」論，最主要是著重分析批判在資本主義社會，因私有制而延伸出來的僱傭關係；在這種資本家與工人間剝削與被剝削的社會關係下，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生產資料以壟斷形式集中在少數的資產階級手中，勞動力變成商品（轉換成資本）。人類最深沉的本質，也就是他的創造力，轉換為「占有」，使人不再因勞動需求滿足而樂在勞動，反而是被迫因生活而勞動。不只「藍領」如此，大多數的「白領」也是如此，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的「自由」換取薪資，生命狀態和生活處境受盡壓迫。這是疏離感最極致的表現。首先這種「異化勞動」的結果表現在：人與其勞動產品、人與其勞動本身、人與大自然、人與他人的分離。因此，馬克思在討論四個異化命題後，不只指出了勞資之間的對立性，更指出這兩者之間的對立關係與自由的創造性活動相敵對，而更進一步主張通過暴力揚棄「異化」，返回自我，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 壹、前言

率先使用「異化」(alienation)一詞的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F.W. Hegel)，後來被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引用來描述資本主義下勞動男女所發生的情況。而馬克思最早關於「異化」概念的使用，是圍繞在人與宗教的批判上；乃是繼承費爾巴哈的想法，認為神祇只是一種虛幻之物，不過是人類自己本身最高能力與權力的一種投射，因此他說，祂只是「神化的人」，而且更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原先馬克思是冀望將已受宗教荼毒異

化的人復原過來，把人從寄望來生的「彼岸世界」拉回「此岸世界」。馬克思認為，男女人們需要生產性的、充實的勞動來獲取真正的幸福。他反對幸福完全取決於欲望的滿足這種功利的想法，或寄望在來生快樂天堂才實現的想法。

然而，正當人類在歷史上成功地利用科技文明讓人們擺脫饑荒、疾病和貧苦的時候，卻因人類財產制度的內在矛盾，將人們拋進比先前更黑暗、更惡劣的無底深淵。根據馬克思的看法，勞動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社會分化為擁有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和無產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各種可能的方式狀

害了人類創造性和生產性工作的能力，工人淪為販賣其勞動力生活，甚至還得配合機器來工作，使人完全「勞動異化」。

這裡的「異化」是分離的意思。工人與自身的本性、自身的勞動產品、以及自己的勞動關係之間分離，處於交戰的狀態。男女人們無法快樂工作，無法滿足自己的休閒生活，也無能實現自己的潛力。因如果工人們在其創作中、在他們對自然的轉化中、以及在他們與他人的互動中，即憑藉以具體實現他們自己的「外化」過程，被扭曲和破壞，勞動產品被奪走或受到剝削，使勞動過程本身變成一種向上層勢力屈服，那麼勞動生產的東西對他們而言已變得不是精神上和物質上需求的滿足，而是摧殘和迫害他們人性的敵人。換言之，健康的外化變成具有破壞性的「異化」，而已外化的產品對他們將會變成陌生。

馬克思在他的《188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中，關於「異化勞動論」的論述，可以分為：工人與其勞動產品、工人與其勞動本身、工人與其類本質、以及工人與他人的異化四個方面去探討。最主要是著重分析和批判在勞動發展至工業革命之後的社會，因私有制而延伸出來的僱傭關係的制約下，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因剝削與被剝削的社會關係而處於緊張。更說明在這種社會關係中，勞動者必須為了生存而工作，人的尊嚴都轉化成冷冰冰的交易價值。他們心靈空虛、精神麻木，生命狀態以及生活處境極其悲慘。由此，他指出了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與自由的創造性活動相敵對，也指出了其對立性。等到當市場自由競爭太過激烈，商業危機大到不能彌平時，早已團結在一起的無產階級工人將會起來反抗資產階級，並終結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打破階級，進入共產社會。人最終不再被壓迫，而能獲得

真正的「解放」。

綜觀今日資本主義社會，或說「後資本主義社會」，儘管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和東歐各國也競相看誰能最快速地變成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即使號稱擁有世界人口1/5的中國大陸雖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仍允許沿海和內部各個城市循著資本主義的經濟路線來快速發展經濟，增強競爭力。由此看來，馬克思的實現共產社會之夢只不過是一個相當過時的烏托邦。然而，即使冷戰已經結束了，但世界或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問題更形巨大。貧與富，飽食與挨餓，同樣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僱傭關係演變出的多重問題，異化現象依然涵括其中。社會主義或許不是一種答案，那麼轉型的資本主義能否為那個問題提供一個令人滿意，使男女人們能過著有尊嚴、有意義、快樂幸福的生活的答案？讓所有人，而不是只眷顧少數人。

相信馬克思所想的是用來提醒我們思考的問題，而非答案。他並未提出後現代「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類的藍圖。他主要、真正留給我們的只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式分析。當資本主義愈發展，這將使得人（包含資本家）越會對自己的處境變得愈自覺，無論在世界各地，將會有後繼者追隨先進者如歐美各國已通過相對和平的政治煽動和議會選舉的路子來實現基本的社會民主改革，彌補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漸進地調和勞資雙方的結構，促進合作，代替對立，進而使人從中解脫，重獲自由。這正是本研究探討的著眼點所在。

## 貳、異化勞動的概念

人天生就是種會生產製造的動物，能將那最初只是其心中的單純觀念予以外在化。人生活在世界上與其同伴合作，在勞動生產過程中將自己外化，將自然轉變成可以滿足自己需求和欲望的產品，並享受其中的樂趣。但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只靠他或她自己的勞動產品過活，所以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人在社會中從事生產，也做了分工。這種分工也要求著一套交換制度（system of exchange）。社會成員在市場的交易鏈中分配勞動產品。按理講，這種分工和產品交換是合作的、公平的、心甘情願或普遍受益的。

基本上，社會的物質基礎包含生產工具（土地、工作的原料和能源）、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三個層次。在非常早期的人類歷史中，出現一些人藉著武力成功地掌握生產工具；他們占據土地、山川、河泊、沼澤與森林，並禁止任何人隨意利用它們。地主對農人說，你在我土地內耕種的收成半數要上繳給我，不然我就不准你種田。農人別無選擇，只有順從這樣無理的壓榨。因而人類從其社會處境逐漸形成統治階級（控制生產工具者）和下層階級（為了生存被迫放棄其部分勞動產品者）。後來統治者又將生產工具留傳給其後代，代代相傳。他們不必從事勞動生產就可以不虞衣食，並擁有自由時間。在這樣一套基於土地擁有的封建生產制度下，由封建領主（貴族）利用國家和軍事組織來掌控和維持與佃農或農奴之間的關係。而在封建秩序內，資本主義開始生長。新的生產和交換方式產生新的關係制度。當社會生產關係的特徵改變時，在工業生產制度中，資本而非土地是生產過程的中心，擁有資本的資本家也控制著國家，分享權力。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不僅具有前述意義，

亦有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即資本、「異己存在物」一商品、貨幣（工業產品經由與貨幣交換成為商品，農業社會之農產品、地產也全部成為商品），讓人自身異化的活動。而且資本家之所以能獲得自由與悠閒，都是勞動的必然發展。馬克思認為，所謂的勞動是自由交易的結果，是相對於不自由交易的不自由的結果。就分工而言，分工更是造成勞動和資本分離，也是使人、人的勞動、產品淪為資本、貨幣、商品。因而私有財產宰制了人。馬克思說：「我們是從國民經濟的各個前提出發的。我們採用了它的語言和它的規律。我們把私有財產、勞動、資本、土地的相互分離、資本利潤、地租的互相分離，以及分工、競爭、交換價值概念等當作前提。我們從國民經濟學本身出發，用它自己的話指出，工人降低為商品的力量和數量成反比；競爭的必然結果是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積累起來，也就是壟斷的更可怕的恢復；最後，資本家和他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間，農人和工人之間的區別消失了，而整個社會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sup>1</sup>首先，對工人來說，勞動的外在性質，就表現在勞動不屬於他自己的，而是為他人的；勞動不屬於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別人。因為它不是勞動需求的滿足，而是滿足其他需求的一種手段；因而，勞動不是出於自願的，而是被迫的或受到強制的。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並非他本性的部分，因此，他並未在自己的勞動中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並未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並未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讓自己的體力耗盡、精神受盡壓抑。所以，外在的勞動一人在其中使自我異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工人只有在閒暇時才會感到自在、快樂，反而在勞動中感到痛苦、不自在。

「這一事實不過表明：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

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品就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在被國民經濟學作為前提假定的那種狀況下，勞動的這種現象化表現為工作的非現實化，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那麼「勞動異化」的結果是，它明顯地表現只要一旦外在的或其他的強制因素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勞動。

因此，馬克思認為，「我們現在必須弄清楚私有制、貪慾和勞動、資本、地產三者之間的分離之間，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競爭等等之間，這全部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繫。……我們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勞動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它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產商品的比例生產的。」

- 一、因為不僅自然界給勞動提供加工對象，即勞動的生活資料，而且自然界也提供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
- 二、所以，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占有自然界，他就越在前述兩方面喪失生活資料，也就是說工人在這兩方面成為自己的對象（生活資料）的奴隸。換言之，他得到勞動對象才能得到生存。從而他首先作為工人，然後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夠生活，並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
- 三、因此，勞動不僅生產商品（滿足肉體生存的產

品、生存資料），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工人在使用生存資料後得以維持生存，而能夠再出賣勞動）和工人，而且一般是按照生產的比例生產的。即事實上工人和其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當成同一類的物品來看待，且被視為低賤的商品。工人只能領到微薄的薪資生活，和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不成正比。而物的世界的增值卻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

- 四、由此，如果勞動的產品是外化，那麼生產本身就必然是外化的活動，因而在勞動對象的異化中是總結勞動本身的異化與外化。

## 參、異化勞動的面向

### 一、物的異化

首先，異化勞動的表現為「物的異化」，也就是「工人與其勞動產品異化」。由於各種生產工具都掌握在資本家手中，而且工人在資本家的眼裡也變成資本，和商品一樣都可以標上價格，甚至可以買賣。馬克思說：「按照國民經濟學的規定，工人在他的對象中的異化表現在：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工人的產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創造的對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蠻；勞動越有力量，工人越無力；勞動越機巧，工人越愚笨，越成為自然界的奴隸。」換言之，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存在物，脫離工人而存在，甚至同生產者相對立存在。「這一切後果包含在這樣一個規律中：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產品的關係就是對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係。因為根據這個前提，很明顯地，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

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在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因此這種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的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自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與他相異的東西不依賴於他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著他給予對象的生命是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他相對立。」因此說工人與其勞動產品徹底分離了。

## 二、自我異化

所以，異化勞動其次表現為「自我異化」，即「人同自己的勞動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因為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產品之中，隨著產品與人相異化，因而使勞動成為異己的，使他個人生命是不屬於他，只屬於對象；是不依賴於他，轉過來反對他自身的活動。於是產品作為對象化的勞動，便表現為工人的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所奴役，占有自然界的結果是使自然界成為工人的異化、外化的對象。2且因這樣的異化，因而使「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也就是使抽象形式的個人生活，成為抽象形式和異化形式的類生活之目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

- (一) 本來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而且通過這種從大自然取材，並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創造的生產勞動，讓自然物表現為人的作品，成為人的自我實現，而使人自由的自覺意識活動的類特性發揮出來。
- (二) 然而，由於異化勞動從人那裡奪去了人的生產對象；奪去了能動的、生產的類生活，因而人

具有的關於人的類意識也改變了。這就是說作為有意識的存在物的人，只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自然界的、人精神的類能力一變成異於人的本質，亦就是像動物一樣的本質，和動物一樣缺乏類意識。

- (三) 但是，原來人與動物是不一樣的。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會把自己當作自己的對象，沒有外於自己的個體，不會改造甚至創造對象世界，只能有單一的生活。即它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誠如費爾巴哈說的，它「只以自己的個體為對象，並不以自己的類為對象。<sup>3</sup>」而人與自然界和同類的他人構成類生活的世界，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以及在與自然界作創造性的交互作用過程中，人由於知覺它的對象的存在，透過展現其特有才能，實踐感覺的活動，轉化成社會的產物，從中獲得許多不同滿足。不過，異化勞動把這種關係顛倒過來。「異化勞動，由於(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動機能，他的生命活動同人異化；對人來說，它把類生活變成維持個人生活的手段。<sup>4</sup>」結果是，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一吃喝拉撒睡時，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因此，異化勞動不但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類生活，把人相對於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還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無機體—自然界。所以說，工人與大自然也徹底分離了。
- (四) 並且，正因為人的生產生活本來就是產生生命的活動，甚至一個種的全部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由此，當人的勞動也像動物的勞

動一樣，不以類生活為意識的對象勞動，是不自由的，變成一種被奴役的狀態。因而工人在兩方面使自己成為自己對象的奴隸：首先，他得到工作（勞動的對象），其次，他得到生存資料。這種奴隸的狀態的頂點就是，他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作為肉體的主體的生存，並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最後，這種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於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別人。

### 三、人同他人相異化

因為這個勞動不是勞動需要的滿足，而是滿足勞動以外的需要（維生）的一種手段。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人的勞動不是出於自願的自由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既然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產勞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所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人同他人相異化」。由於人同自身的任何對象性的、現實的關係，只有通過人同其他人的關係才得到實現和表現。但在異化勞動的前述條件下，每個人都按照他本身作為工人所處的那種關係和尺度來觀察他人。當然與自身相對立時，也與他人相對立。人與他人的關係，在資本主義下，被化約成對市場與交易的關係。社會上所有的人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的社會關係，被物與物的關係掩蓋，從而使商品具有決定商品生產者（工人）的命運，更隨著商品與貨幣的關係，似乎又衍生出貨幣崇拜導向，還進而產生資本崇拜情形。所有人都變成貨幣的信徒，貨幣支配著每一個人，所以金錢的價值變成衡量每一件事物的價值。所有的關係都變成只是金錢的關係。

### 肆、異化勞動同私有財產的關係

「勞動的現實化竟如此表現為非現實化，以致工人非現實化到餓死的地步。對象化竟如此表現為對象的喪失，以致工人被剝奪了最必要的對象—不僅是生活的必要對象，而且是勞動的必要對象。甚至連勞動本身也成為工人只有靠最緊張的努力和極不規則的間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對象。對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的生產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sup>5</sup>其實，馬克思並不認為異化只全然限於僱傭勞動者的處境上，資本家本身也受役於資本；因為私有財產以及金錢的統治，已支配了他自身的存在。在現實中，勞動通過私有財產得以外化，從而私有財產運動的結果是外化勞動，而且外化勞動的結果又是異化的私有財產（最先是產品）。

私有財產的關係潛在地意含著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的關係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的關係，以及這兩種表現的相互關係。一方面是作為勞動，即作為對自身、對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對意識和生命表現來說，是完全異己的活動之人的活動生產，是人作為單純的勞動人的抽象存在，因而這種勞動，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實的無，淪為絕對的無，淪為他的社會的、也是現實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為資本的人的活動之對象的生產。在這裡對象的一切自然的、社會的規定性都消失了；在這裡私有財產喪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會的性質（因而也喪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幻象，甚至連表面上的人的關係也沒有了）；在這裡同一個資本在各種不同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存在中始終是同一的，而不管它的現實內容如何。勞動和資本的這種對立—達到極限，就必然成為全部私有財產關係的頂點、最高階段和滅亡。

私有財產的關係是勞動、資本、以及二者的關係。這個關係的各個成分所必定經歷的運動是：

- (一) 二者直接的或間接的統一。起初，資本和勞動還是統一的，後來它們雖然分離和異化，卻作為積極的條件而互相促進和推動。
- (二) 二者的對立。它們互相排斥。工人把資本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反過來，資本家對工人也是這樣。雙方都力圖剝奪對方的存在。
- (三) 二者各自同自身對立。資本＝積累勞動＝勞動。作為這樣的東西，資本分解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為利息和利潤。資本家完全成為犧牲品。他淪為工人階級。但是例外的，正像工人成為資本家一樣。勞動是資本的要素，是資本的費用。因而，工資是資本的犧牲。

人只不過是工人，並且作為工人，他只具有對他是「異己的」資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但是因為資本和工人彼此是異己的，從而處於漠不關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關係中，所以，這種異己性也必然現實地表現出來。

## 伍、異化勞動的結果－商品人

既然勞動分解為自身和工資。工人本身是資本、商品。勞動產品脫離、不依賴於工人而存在，甚至反對、敵對工人的存在。所以，馬克思批評國民經濟學講到「資本」、「商品」、「價格」、以及其他種種元素時，所有東西都可以獨立抽離出來加以處理，全部都可以用錢幣和價格來衡量，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經濟概念來處理。而所有事物化約為經濟概念的結果，多數人的勞力轉換成少數特權的資本，個人的尊嚴被溶為交易價值。工人和他所生產出來的物品被當

成同一類的事物來看，一樣都有價錢。資本家買取工人的勞動力，就像那是一種商品；工人出賣勞動力賺取薪資，在資本家的眼裡也變成「成本」，就像其他任何資本的支出一樣。

作為資本，工人的價值按照需求和供給而增長，而且，從肉體上說來，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樣，過去和現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給。事實上，甚至工人還被視為低賤廉價的商品，不如他所生產出來的商品價格高。而為資本主義工作，工人等於再創造資本的事實，即工人生產資本，資本生產工人，因而工人生產自身。而且人作為工人、作為商品，就是這整個運動的產物。總而言之，透過再創造資本，做商品人，工人也增加了他的疏離感與慘狀。

生產不僅把人當作商品、當作商品人、當作具有商品之規定的人生產出來；它依照這個規定把人當作精神上 and 肉體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產出來，亦即工人和資本家的不道德、退化、和愚鈍。這種生產的產品是自我意識的和自我活動的商品－商品人。

## 陸、異化勞動的揚棄

### 一、階級鬥爭

工人為了薪資而成為資本，那麼有可能通過薪資來使工人成為人嗎？馬克思認為不可能。因為：

- (一) 雖然工人同資本家的抗爭可以提高工資，又可以降低商品的價格，因而產生有利於消費者的好影響。<sup>7</sup>
- (二) 但是經由這樣的強制提高工資，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尊嚴。而且，工資平等也只能使工人同他的勞動關係變成一切人同勞

動的關係，「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而同一切人相對立。

(三) 那麼怎樣才能使工人獲得人的尊嚴呢?—競爭! 也就是鬥爭、戰爭。因為工人的「競爭」是對抗資本家的唯一手段。也就是無產階級工人同資產階級資本家作鬥爭、戰爭。

(四) 並且因為從異化勞動同私有財產的關係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民經濟學」的一切範疇，都是這兩個因素的展開的表現。所以，整個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產（造成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關係中，而一切奴役關係只不過是這種關係的變形和後果。因此，社會要從私有財產、異化勞動這個奴制中解放，只有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表現出來，從而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類的解放。

(五) 是故，唯有通過鬥爭、戰爭才能解放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貧困，「以便學會相信人」。<sup>8</sup>

因為在異化勞動及私有財產的宰制下，人的自由勞動變成動物般的勞動，這便是一個異化。而要揚棄這個異化，擺脫異化勞動及私有財產的糾纏，返回「自我」。唯有通過革命鬥爭以消滅私有制及僱傭勞動關係的行為實踐。<sup>11</sup>

馬克思主張透過「人的本質」諸規定、私有財產、異化勞動而推演出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對立，進而通過「自我」哲學來說明「暴力」（競爭、鬥爭、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他在1852年3月5日寫給威迪麥爾（Weydemeyer）的信中看出：「對我而言，發現現代社會中的階級或他們之間的鬥爭並不是我的功勞。早在我之前，無產階級歷史學家早已描述這個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而無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對各個階級做了經濟的解剖。我所做的新鮮事只是證明（1）階

級的存在受限於特定的、歷史的階段；（2）階級鬥爭一定會走向無產階級的專政獨裁；（3）這個獨裁專政本身只是從『推翻所有階級』到『沒有階級的社會』的一個過渡而已。」通過它而進入共產社會。

## 二、消滅私有制，實行共產主義

馬克思認為，每一個領域都是人的一種特定的異化，每一個領域都同另一種異化保持著異化的關係，並且，異化的揚棄與異化走的是同一條路。他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一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他繼承費爾巴哈批判黑格爾，因而也是批判鮑威爾「將人同自我意識等同起來」的主張，而所得的結果是：「人的自我意識是人的本質」，又說，既然人的自我意識是自由的，那麼人也應該是自由的，從而人將從自己的勞動自我意識、意識的對象來認識，因而勞動也是自由，而與動物分開。<sup>12</sup>僅僅由於這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係顛倒過來，以致於人因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只是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在馬克思的觀察中，衝突本身就包含著「否定自身」的東西。

亦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原本的思想反映在社會關係上面的現實，造成兩個社會階級的對立，關係的緊張，兩方辯證的結果最後會發展出一個合理的結局，就是僱傭制度和生產工具私有化皆廢除的共產社會。他對歷史的解釋，仍然保留了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辯證結構和帶有人本主義意涵的自然主義，從而提出了一套人學體系—「關於人的活生生存在如何可能」的論證。並且將此建構在以下四個命題之上：人是自然存有、人是社會存有、人是歷史存有、以及人是類存有；併同四個「異化」命題，化歸成「共產主義」概念。他不認同資本主義以生物學的演進觀點解釋人



類必須要透過自私，和他人爭奪利益，以確保其基因可以存活延續至下一代的意識型態。他認為人性的本質並非就是自私自利的，而透過達爾文的進化論詮釋，為的只是要去合理解釋資本主義的「競爭理論」與「私有財產」的假設，及為資本家剝削工人勞動價值的事實，甚至是民主共和制、選舉代議制之類的政治方法做辯護，僅是資產階級合理化自己權力的方式。

因一般政治經濟學者，尤其是英國的政治經濟學者，已經習慣幾乎完全地強調、幾近經常誇大競爭的效果，而忽略另一項相衝突的原理。由於只要租金、利潤、工資、價格都由競爭來決定，法律就可以由它們指定。但要是認為競爭在事實上具有這種無限制的支配力，這會是對現實社會的人情世故大大的誤解。茲當資產階級過分壓迫、剝削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為求自保而反撲，暴力衝突於焉產生。勞資對立衝突的結果，導致生產線發生短路，生產停止，於是，資本家失去生產的利潤以累積資本，而工人亦得不到任何工資賴以維生（生活比以前更艱困）。在階級鬥爭中，資本家與工人均為此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因而從階級鬥爭的慘痛教訓中，雙方均學會了各退一步。資本家從此懂得必須給予工人較趨近合理的待遇，但仍不能太影響其累積財富的目的；而工人亦學習著拿捏分寸以享有既得的福利。

這是馬克思在其生命後期，總結地說，在如英、美等國，社會主義只能通過相對和平的政治煽動和選舉的路子來實現。至於他主張通過暴力（鬥爭、競爭、戰爭）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政府來揚棄異化，實現社會主義，是他年輕時的確信。1848年2月第一個倫敦版的「共產黨宣言」訴求「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宣言在於維護共產黨的立場，要求解放勞動階級必須

是勞工本身的行動。它強有力的主張到今天還很深具潛力，驅使我們正視社會的結構，也就是不正義的財富分配與基本的尊嚴衝突的事實。但這也是後來他的許多追隨者如列寧、史達林等共產黨分子，將革命往相較落後的亞洲和東歐等國輸出的原因，改變原先歐洲第一優先的計畫路線。

## 陸、結論

誠然，資本主義社會破壞人們滿足自由的創造性活動的勞動需求，造成「勞動異化」。甚至馬克思主張在當時資本家階級與統治階級聯合的大壓迫下，企圖想要突破這層障礙，認為受壓迫工人階級的唯一出路就是革命鬥爭（階級鬥爭）。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用「暴力」，純屬是馬克思個人偏見。與他同一時期的英國哲學家史賓塞主張合作運動，勞資雙方地位儘量平等，互相尊重，並考量彼此的立場，工人儘可能找自己興趣的工作。而且勞工不要一味地要求資本家要提高薪資，生活能維持就好；資本家也不要不擇手段地拼命剝削工人，利潤適當就好。工人必須考慮資本家承擔風險，如果經營不善倒閉，工人也將失去工作。大家皆要求做到適可而止，找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公約數，和諧運作。

不過，馬克思所主張的，「通過暴力，揚棄異化，擺脫異化勞動及私有財產的糾纏，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像是給病態的資本主義社會打了一劑強效針。且讓當時歐洲工業發達國家有所警覺，產生強烈的危機意識，而改採社會民主改革路線，及積極推動施行社會福利政策，結果，顯然地，成功地和平革命將對立性減低。英國更誇言其社會福利政策之優質，照顧英國每一個成員--「從搖籃到墳墓」。雖說這並非打包票能治癒資本主義社會的病，但曾在地球上部分地

區實現過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並沒有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過渡到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反倒是共產主義的幻想漸漸地被時代揚棄了之後，又回溯到資本主義社會民主。

至今我們一直在問的，「何謂美好的社會？」我想財富公正分配仍是主要核心問題，其次是如何讓人主權不受侵犯、不喪失自由和自主性。如果有那個社會制度能做到以上兩點，相信這將會是大家所期盼的美好的社會。世界各地無論哪種膚色人種都會爭先恐後競相投入該社區。但公正並非齊頭式平等，這反而會造成不公，因為可能剝奪努力、或才能高、或節儉者的所有（有人樂意奉獻除外）。所以公平分配應該不是平均分配、取消私有制的共產，而是鼓勵引導各盡所能、盡情發揮創意，各取所值-按勞分配。因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一定真能帶來神聖境域，甚至可能引發爭奪暴亂。荀子「天論篇」指出人性本惡，還是需靠禮分，合理分配。至於十八世紀瑞士啟蒙思想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說」的主張，觸動人們對自我權力的覺醒。若政治朝它的理想性實現公民生活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下；而政府除了主持公道、維持社會秩序、及保衛公民以外，儘可能的不介入，處於無政府狀態，讓社會公民有充分的自由從「異化」中解脫出來，方是正道。🌈

- 1 他是個猶太裔的德國哲學家，根據他的作品和思想，世界上的人類曾有1/3在實行共產主義，另外有2/3一直都在爭論馬克思主義。
- 2 黃薔編訂，《哲學入門》（臺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初版五刷），頁208。
- 3 同註一。
- 4 同前註。
- 5 節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頁89~103。
- 6 節選自：馬克思，《一八八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
- 7 馬克思在手稿中往往並列使用異化(Entfremdung)和外化(EntauBerung)兩個術語來表示「異化」這一概念。但是有時把"EntauBerung"用於另一種意義，例如，表示交換活動，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轉化、獲得。換言之，用於表示那些並不意味著敵對性和異己性之關係的經濟和社會現象。除了外"Entfremdung"，馬克思還使用「自我異化」(Selbstentfremdung)這個術語，表示：工人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活動、勞動是回過來反對工人自己的，不以工人為轉移的和不属于工人的活動。參考：馬克思，《一八八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頁49。
- 8 同註六。
- 9 勞動的對象化(objectification)，也就是將勞動物體化、具體化。人類在腦袋裡擁有觀念(idea)還沒有用，必須要把這種抽象的意識實現，成為外在的東西；要把心裡所想的透過勞動實現出來，變成實質的物品。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無從勞動對象化，無法憑自己的意志把心中想作的物品做出來，他只能聽命於資本家要他做什麼產品，如此一來，所有的關係都顛倒過來了，所以工人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的關係就是一個異己的對象關係。
- 10 同註六。
- 11 根據Oskar Guenwald 的看法，「物的異化」包括「人與其勞動產品的異化」、「人與自然界的異化」。
- 12 費爾巴哈，王復譯，《基督教本質》，頁544。
- 13 同註六。
- 14 同註六。
- 15 同註六，頁100。
- 16 同前註。
- 17 同註六，頁101。
- 18 同註六，頁87。
- 19 奧古斯特·科爾紐著，管士演譯，「馬克思恩格斯傳」，頁64~67。
- 20 黃耀輝譯，Rius李又斯著，《馬克思MARX》（臺北：立緒文化公司出版，1995年9月），頁91。
- 21 同註六，頁137。
- 22 同註六，頁165。